

我在堂屋睡得正香，被父亲喊醒：老窝子起来，陪我去卖麻。

哈欠连天中，见披着粗布大手巾的父亲在等待我回应，只好乖乖下了床。

头天晚上，父亲已经将两大捆约三百多斤的黄麻包扎好，码在板车上绑牢，还顺便用打气筒给轮胎打满气。这些黄麻是从岗头上砍回来，全家人起早贪黑剥好、晒干，去城关卖了好给我缴学费。开学快两个月了，欠老师的账还没给呢。其实，庄子上有很多收购黄麻的小贩，就是价格压得极低。我家的大黄麻用鸡粪猪屎做基肥，长得又高又粗，是麻纺厂喜欢的上等好货，扛麻时压得我们龇牙咧嘴，剥麻时父母手心磨出血泡，辛辛苦苦收回家，母亲可舍不得贱卖这批好麻。

看一眼手腕上的电子表，正是清晨三点。父亲已将板车拉到大门口，就等我了。匆匆忙忙洗把脸，穿上父亲给我买的新凉鞋，接过母亲递来的揩汗毛巾围在脖子上，我将纤绳搭在左肩，双臂使劲压起长把手，看似笨重的板车顿时平坦轻盈起来。我像只小牛犊在前面拉，父亲跟在后面搭把力。有父爱相随，我脚下生风，心里踏实。

村庄还未醒来，周围隐隐绰绰，一片寂静。咬成半块饼干状的明月清冷地挂在西边，让我很是为里面的嫦娥仙子担心，那么小的月亮怎么住人啊。担心归担心，好在晨曦初露，月色当空，还是可以避开泥巴路上的坑坑洼洼，板车在我的牵扯下，出村还算顺畅。

走到约两里地的马场，是个几百米的上坡。父亲边推，边给我打气说，只要你好好念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农村伢子，读书是唯一出路呢。这年我十二岁，第一次拉板车卖麻，第一次对生活弯腰。我憋住气，双腿打颤，和父亲吭哧吭哧地将板车奋力拉了上去。汗珠子顺着我的脑门不断掉下来，幻化成一滴

听秋

尚庆海

小时候生活在乡下。每年立秋之后，天气渐渐转凉，父亲吃过晚饭，喜欢到村头转悠，我自然也是紧随其后。

闷热了一夏，漫步在清凉舒爽的初秋之夜，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月亮的清辉铺天盖地洒下来，目光所及之处，影影绰绰，微风划过，便会发出沙沙的响声，瞬间给整个世界增添了份神秘之感。路边的草从里虫鸣啾啾，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忽急忽缓，忽疏忽密，如同天籁，脚步所及，鸣叫驟歇，脚步轻移，鸣叫复始，曾一度担心我会踩了啾啾虫鸣，而伫立不动，侧耳聆听，想分辨出是几只虫儿在叫，或是身隐在何处，奈何越是分辨，越是混沌，似千口齐鸣万口齐鸣，又似就一个声音，在用不同的唱法炫技；声音仿佛来自稍远处的田野，又似源于脚下的草丛，偶尔抓一下头，那虫鸣似乎沾了一手，顺手揩一下鼻子，几声虫鸣便被吸进了肺腑，溜进了肚子，随即肚子里面也有了啾啾虫鸣。

秋夜如此美妙，如同魔术师精彩绝伦的表演，叫人流连忘返。父亲牵着我的手，说：“回家，躺在床上也可以听，梦里，也可以听。”我信了父亲的话，回家路上，听了一路，躺在床上，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卧室的地上，我凝神望着地上的月光，虫鸣顷刻此起彼伏地响起，伴着悦耳的虫鸣，不自觉地进入了梦乡。

我不确定我在梦里听没听到虫鸣，但在第二天早上，我硬缠着父亲把我的床从后墙处移至窗下，这样，晚上月光再洒进卧室，就会洒满我的床，一床月光，一床虫鸣，梦里自然会虫鸣声声。

现在想起父亲那晚说的话，感觉颇有几分诗意，原来身处在美妙的环境里，人人都会变成诗人。

如今身居城市，总是怀念儿时乡下的秋夜，怀念那可以沾在手指上的虫鸣，可以呼吸进肺腑的虫鸣，可以在肚子里啾啾的虫鸣，可以随同夜光洒满一床的虫鸣。而秋，在一声声悦耳的虫鸣里，日渐丰腴起来，香甜起来。

初见极目，是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宣城。2014年安徽省作协主办的“全省内刊联席会议”的活动中。参加这次活动的有碧宇姐姐、开芹、竹叶和我。那时候，家住六安의极目正在宣城做一个项目，我们大家乘坐的火车还未进站，就听极目频频给碧宇姐姐打电话，原来他已经在站台等候多时。

虽然这次是我和极目的初次见面，却因为早已在刊物和博客读过他的诗歌，对他没有半点陌生或窘迫，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在宣城的几日，他既是和我们一起参加活动的文友，又是东道主。大家都很高兴能够他乡遇故知。活动结束后，他开车载着我们游览宣城名胜古迹，品味风味小吃。相聚的日子虽然短暂，却很温馨。

后来的日子，我们也会因为一些活动偶尔相聚。但，也只是偶尔。大部分活动，极目都是缺席的。电话询问，他会告诉诗，这会儿，又因为生计，辗转在外地的某一个城市了。

漂泊迁徙的生活，使极目的诗歌中体现出深深的沧桑之感！

今晨早醒，便再无睡意。起身走进书房，极目的《零度天空》就在目光所及之处。抽出，翻开，就这样，不由自主地走进了极目的诗歌世界……

一场霜冻
日子断成两截
我和你，在温度的两端
渐行渐远
——极目《撕裂的照片》选段

这条红尘的路，我们都曾和无数人相错过，因为共同的目标或共同的爱好，有了共同的追求。我们因此结伴同行，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成为彼此不可或缺的依靠和温暖。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忽然有一天，一阵风来，一场雪过，彼此会在昔日的目光中悄然走失，这里或许是友情或许是爱情，也或许，是赖以生存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总之失去之后有不舍，更有深深的遗憾和眷恋！所以这首诗的结尾，极目这样写道：

还在留下来吧
这景色多么美好
那半截撕裂的照片
就当用来渡我的
船票

读他的这首诗，我的心里有了微微的酸痛，并且做了良久沉默。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遥望远方，思索属于自己的那张船票，此刻，遗失在何处？

文字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否让读者产生共鸣。而极目这首诗的成功，就是让我们这些千千万万个读者，想起自己的那张“船票”。

无论是我认识的极目，还是在诗歌文字

卖麻

胡先友

滴美好的梦想。

父子俩趁着黎明，步履蹒跚，行走在进城卖麻的路上。前面是机耕路，偶尔有冒着黑烟的三轮车轰隆隆地驶过。三轮车屁股上挂着自行车，里面是满满当当的上城人。明明有自行车骑，自己却花钱坐车，让自行车也坐车。有钱是好，我就很羡慕里面的人。父亲见我累了，跟我换着拉板车。肩无压力，我顿觉一身轻松。等这批黄麻卖掉，母亲还答应给我扯身布料做新衣和新书包哩。虽然穿补丁衣服上学没人笑话，但父亲认为我那只老布缝的浅书包绰过好几支钢笔，是该换了。

心里正美滋滋想着，却发现父亲加大力气，使劲在拽两只又长又笨重的把手。侧目一看，车身有些向左边倾斜，车胎压扁，没有一点气，难怪板车推起来费劲。我和父亲只好在半道上停下来，没有打气筒，不见修车店，离县城还有好几公里路程。这可咋办？我问父亲。父亲口中喃喃自语道，刚才在家还给两个胎打足了气，怎么说就坏了呢？正着急，见远处又咚咚咚开来一辆小四轮，父亲忙掏出香烟，向司机招手求助可有打气筒？司机刹车后接过烟，没说带这玩意儿，可捎上我们和一板车的黄麻，需要收两元车费。父亲捏了捏空口袋，很为难地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了父亲的难处。进城的一

切开支，都依仗这一板车还没卖掉的黄麻。我一个穷学生，也是空无分文啊。司机见了，说你没钱招什么手啊？言毕，开车扬长而去，丢下我和父亲在空旷的石子路上，叹息徘徊。我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有能力帮助别人时，我一定尽力伸出援手。让心照亮心，世界才美好。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此刻的板车像个瘤子，咯吱咯吱向前艰难地移动着。好不容易挨到化肥厂门口，见边上有个自行车维修店。父亲很高兴，抖擞精神将板车拉过去补胎。师傅手脚麻利地将板车一边支起来，拆下钢圈，发现里面的内胆受到碾压，破了个口子，说无法补胎，只能换新的。新的内胆价格是五元钱。父亲递上香烟，说黄麻还没卖，请帮忙补一下胎吧，补胎钱回来一定送上。修车师傅嘴里嘟嘟囔囔说不可以的。我见父亲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几许，心里不忍，便脱下新凉鞋，做抵押。师傅才勉强将板车胎补好。父亲赔笑后，看着我的脚，问：光脚走路会疼的。我说没事，小孩皮厚实着呢。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岂负有心人。父亲带领他的小儿子，拉着板车继续向前。

那时没有平坦的柏油马路，铺上石子就算不错的路了。那时的我，还是个皮白肉嫩的学生，尽管跟在板车后面推着前行，光脚

踩在石子上，柔軟的皮肉与坚硬的石子相碰，注定会硌脚。脚拇指踢到尖锐小石头上，血会沿着脚丫子流下来，那是种钻心的疼。一路走来，石子与灰土将原本白嫩的双脚，污得不像样。父亲走了一阵子路，停下来，把肩上的大手巾撕开，将我那双磨出血来的光脚包扎起来。父亲光着膀子，眼里有泪花，继续拉板车，时不时地回头看我的脚。我疼的是皮肉，父亲疼的是心。

晨起的店铺渐渐开门营业了。早点摊上的油条、煎饼、红豆稀饭、狮子头、大米饺子散发出阵阵幽香，争先恐后往我鼻子里灌。弯腰撅屁股跑了十多里路，早已口干舌燥、饥肠辘辘。我使劲咽了咽口水，不敢看那些馋人的、无法拒绝的美食，只好低头拼命推板车。我能感觉到父亲那深沉的目光扫过早点摊，又落在我的身上，却无法言说。从此，我对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七个字，刻骨铭心。

等我们到了县麻纺厂门口，那里早就挤满了卖麻人。父亲拉着板车刚拐弯进大院，车胎压着什么了，发出的一声巨响，惊得周围人齐刷刷向我们看，我发现左边刚补的胎又爆了。父亲自我安慰说，好在货物到站，爆就爆吧。散了一遍老九分香烟，几位庄稼汉乐呵呵过来，帮忙将黄麻搬下来。过秤，拿到一叠大团结，父亲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说老窝子，这趟黄麻多卖十几块钱呢。走，我们先去吃油煎大饺子，管饱；再买块好布料，再换个新胎，再……

父亲边说，边小心翼翼地将我抱到板车上，挺直腰板，推我向前。板车继续一瘸一拐地在街头滚动着。我闭上眼睛，感觉有许许多多的美好，正在向我涌来。



诗与画

从天际而来
在岩层深处
汨汨流动
与青翠交相呼应
共谱
一首生命的赞歌

汪梦/配诗
流冰/摄影

随风起舞的草叶

——极目和他的诗歌

李艳

中游走的极目，给我的感觉都是沉默和孤独的。他穿梭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之间，来往于各个不同的建筑工地。他从不敢松懈和怠慢，他的心上泊着父母、妻子、和女儿。肩上扛着义务和责任，他必须用自己的双手筑建一方无雨的天空，安置亲爱的人。用自己的血汗浇灌生活那朵艳丽花朵，让其绽放其美，洋溢其香，来装扮，自己美丽的家园。

其实，这没什么
即使我不走
季节也不会把我炒个不停

自打母亲把我的背景系好
我知道一条路
从生到死从春到秋

只是，我学会了谎言
像一只怕事的龟
把所有的骨头结痂成外壳
内心的柔软
谁也不说
——极目《我一直在路上》

这首诗也让我久久回味。他让我看到一个孤独的背影，在告别自己年迈的母亲。我之所以只看到他的背影，是因为不敢看他的脸。我怕那张脸上的泪水会淋湿我的心房，我怕会和他的不舍与落寞撞个满怀！他的背影里有和我相似的辛酸和无奈。同他一样，因为生计，我也一直在路上。因为在路上，我们没有别人的那份舒适与安祥；因为在路上，我们舍弃了一些追求和梦想；也因为在路上，我们没有品茶夜谈的静谧，没有闲观落日的向往。我们不光脚步在路上，灵魂在路上，就连思想和意念都在路上。在路上，我们不得不可加快脚步，绷紧心弦。或许只有，有伤，有不可向外人道的烦恼，却也只能把骨头结成痂，做成一个安全的外壳，然后，纵横阡陌，笑傲江湖！

我知道，为什么我能和极目成为好友，即便我们没有太多的交流。

读极目的诗，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可以伪装，比如脸上有泪，你可以说，是因为天空在飘雨。当眉心被一方雾霾笼罩，你也可以

故作轻松地告诉别人，刚刚一阵风，让你有了瞬间的迷惘。

但是，极目是个重情之人，当曾经朝夕相处的工友，终于有一天音信全无，他选择用诗歌偈一则寻人启事！

看见在建或者建好的高楼
已不太容易想起你
十五年了，
身边的工友走散的很多
你也就是千分之一

那一年，无锡康桥丽景工地
你是钢筋班老师傅
我是刚入行的小工
……
你为了我，被打破了脑门

韦志初，我的贵州籍工友
我知道你不懂诗歌
但我却愿意把你的名字
写在这里
……

——《我的贵州工友》选节

在这首诗里，我再次看到那个挚情的极目，他不光对亲人挚情，对朋友挚情，他更对一个为了自己和别人打架的工友念念不忘。十五年的时光何其漫长，漫长到足以改变和遗忘。而这个叫韦志初的工友的名字，却在十五年的时光流逝中愈加清晰，他不光被写进诗歌，并将在极目的文字中万古留名。

是的，无论光阴如何变迁，时空多么遥远，在午夜梦回，在华籍染指的时刻，我都深深地思念你，并且愿你安好！

在物欲横流的凉薄人世，能记住别人恩情的人，已经不多多了。人们只愿意索取，不愿意付出。采取讨心安理得，付出斤斤计较。有多少人还愿意停留在初别的路口，只为了你曾经的爱护之心？！

曾经听极目说过，为了生活，他在一个城市。妻子在一个城市。他们花季的女儿在另一个城市。一家人，在天地南北的三个方向。这里的凄楚酸甜，没有切身体会过的人，永远无法体会！难怪极目会写出那么多令人

心动的诗句，当他与家人相互牵念的时刻，正是心灵荒原种植文字、收割文字的绝妙时机。

我记得年初，我在极目的博客里读到一首他写给妻子的诗：

我的妻子，一个四十多岁的乡下女人
昨天，把一盘宫保鸡丁送错包厢
赔了三十元钱，相当于她的半天工资

我的妻子，在和地男人述说这些的时候
表情像之前这页尚未着一字的诗稿
那般平静

在这一首篇幅不长的短诗里，我看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子，送错一盘鸡丁时的沮丧和懊恼，或许三十块钱对于很多人，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但是对于一个有两个孩子正在读书的母亲，对于一个丈夫正劳作在一个杂乱的建筑工地上时的妻子来说，她都应该为，那是她不该去犯的错误。于是，她隐藏了心中的泪水，在极度脆弱的时候，跟自己的丈夫说出内心的委屈。但是，她却努力保持平静，只为不让自己的爱人担心，因为她知道，爱人此刻的懊恼和她一样的深切，为了自己不能给予她安稳的生活，舒适的环境。

在这首诗里，极目对妻子的爱和疼惜，已经穿透纸背，抵达了每个读者的内心！

此刻，我手捧极目的《零度天空》坐在三楼的书房。初夏晨光的光辉透过玻璃，落在书本上。我的目光正在这几行文字中流连——

虚设的良辰美景
露珠隐藏了芒刺上的刀锋
无语夕阳，等我用浓酒
说服疼痛的岁月
——极目《麦子熟了》选节

这些文字的精灵，在我的心头翻翩翻飞，让我感受到艰辛、坎坷也那么美好。极目诗中的每一粒汉字都是温暖的。人世间凡种种都意味深长，不可言说，而这些无声的句子恰恰都在传递此种深意。我想解读，又已忘记了自己，沉醉在其中了。我合上书本，起身走出书房。

我知道，众多和我们一样的朋友们，在这个宽广辽阔的人世间，都卑微渺小如一棵浮草。就算偶尔舞出了美丽，那也是，草叶在风中飞。

而极目，即便只是一株迎风冒雨的草儿，也必将开出属于自己的美丽花朵。此刻，我迎着初升的朝阳，祝福他！



为爱筑巢

丁仕龙

解放路西与刘园路南交叉口处建了个大型室内农贸市场，从1号门进去第二个摊位便是小雷的水果摊位，摊位约15平米，铺台呈匚(fang)形，上面整齐有序地摆放着30多种水果，个个新鲜靓丽，夺人眼球。

小雷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骑上电瓶车就往摊位赶，因为社区居民买菜都是在上午6点到11点之间，买过菜顺便带一点水果回去这是常事。

我到农贸市场买菜，无意间发现与小雷相邻的几个水果摊位几乎无人光顾，而她摊位上的顾客一个接一个，40分钟左右，竟做了十多笔生意。只见她满面春风，笑迎每一位顾客，顾客往她铺面前一站，她马上依据顾客性别年龄不同，分别招呼道：“阿姨”“大姐”“叔叔”“大哥”，接着是“您好，想买什么水果？”声音是那么温柔，让顾客感到如沐春风。有时，她还主动问顾客买水果是自家吃还是送亲友或是去医院看病人，在品种的搭配上热情地提出建议。水果过秤后，她又总是把电子秤的显示屏对着顾客，让顾客明白自己所购水果的重量与金额。

小雷在前台打理，老公小吴则是全身心地做好后勤，两人天天同时起床，同时离开家门，只不过一个去农贸市场零售水果，一个去“西商”批发水果。

小吴是六安人，高中毕业，小雷是贵州安顺人，初中毕业，两人在温州打工时相识，工作中产生了感情，“千里姻缘一线牵”，2004年，他俩结为夫妻。

结婚后，他们合计这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呢？有房才有家呀，买房需要几十万，如果有了孩子，更要花钱啊！他们觉得抓紧挣钱是当务之急。“割不断的亲情，离不开的邻”。正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远在兰州的小雷表姐来信了，要他们到那里做早点生意。于是，结婚不到三个月的两个年轻人便踏上西去的火车，来到那闻名遐迩的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兰州市。

小吴小雷是负债去兰州的，做早点的餐车是表姐帮助买的，第一个月房租是表姐垫付的。但是他们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到兰州三天后就出生意了。

出摊的地点在安宁区甘肃省委党校与西北师范大学之间的建宁东路旁，这是人流如织的繁华路段，离住处有2公里。早点以葱花肉馅饼为主，有时也做一点韭菜盒子、洋芋盒子，同时售卖流质早点营养粥。小雷口才伶俐，做事麻利，主要负责制作馅饼，小吴则负责卖营养粥和收款。

当时，他们的馅饼在安宁区口碑盛佳，远近闻名，每天从6点开始，第一波顾客是早起行人，第二波是学生，第三波是上班族，第四波是老人，一直能延续到午后1点。小雷说，那几年自己卖早点，却没过过早饭，一般直到下午2点收摊回到住处，才能两顿合在一起吃。

他们做馅饼买的食材均为好中选优，面粉是上等春小麦粉，油脂是正宗跑马场菜籽油，肉馅是新鲜肥瘦相间的肉馅，再加上独特的调料和精工细作，因而做出的肉馅饼两面金黄、外酥里香，视觉口感都很好。营养粥有原味豆浆、小米粥、醪糟、黑米粥、奶茶、燕麦粥等七八种之多，装在加盖的塑料杯中。

和面、擀皮、馅、调制佐料、熬煮营养粥都是头一天晚上做好。兰州的夏季比较凉爽，可是，冬季特别的冷，和面尽管是在炉子旁边进行，但和着和着还是冻住了，双手抓着面团简直就像抓着冰团似的，骨头眼里都是凉的。每天深夜三点起床，四点出门，赶到建宁东路，天就麻麻亮了。呼啸的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割像鞭抽，但是只要有顾客往餐车前一站，他们立即就忘却了一切，忙个不停。

相由心生，境由心造。在兰州的七年里，他们每天都能卖出七八十斤面的馅饼，中午蹬车返回住地时，望着那鼓鼓的钱袋，两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憧憬。

2012年，他们还清了债务，带着在兰州生下的两个宝贝儿子和海得的“第一桶金”，回到了家乡。他们先在市区主干道旁买了一套120平米三室一厅的楼房，又带着大孩子去省立儿童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从此结束了萍萍般的漂泊生活，令人揪心的孩子的病症也得到了根治，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开心！

小吴曾在部队服役三年，多次得到表扬，并获得金灿灿的优秀士兵奖章一枚。他的交际圈中有干部，有教师，他喜欢看书，“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父母教育孩子，身教重于言教”他经常向小雷交流自己的人生感悟。

小吴回来后在苏宁找了份安装电器的工作，小雷则全力做好后勤保障，两个孩子上学、放学也主要由她接送，隔三差五地为装修老板和街坊邻居做点保活。

小雷告诉我，她做保洁是严格遵循先厨房、再卧室客厅、后洗手间的程序，各个房间的抹布截然分开，对于每个房间的打扫，又是按照先上后下的原则进行。厨房的油烟机和玻璃窗是最难清洗的。她清洗油烟机是先洗洗涤剂擦洗或者浸泡，再用抹布清洗，最后用湿纸巾擦，经过三道清洗，油烟机上的油腻污垢才能清除干净，油烟机才显得光泽锃亮。她在清洗玻璃窗时先用掸子将窗子上的浮灰掸去，再用水冲，最后用磁力擦窗器擦洗，即站在梯子或凳子上，手拿一块磁力擦窗器隔着玻璃吸引另一块磁力擦窗器来回擦拭，有时还爬到窗外擦拭。四年来，所有业主对她的服务态度赞不绝口，不少业主付工资时还多给个十元、二十元，表示对她周到服务的褒奖。

大孩子已上高中，小二子暑假后也要上初中了，要把孩子培养成人成才，花钱的日子还在后头。治家之策应当与时俱进，于是他们便凑足20万元，按照相关部门的合约以租赁的方式（租期30年）租了个摊位零售水果，开始了新的征程。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小吴小雷多年来像燕子衔泥衔草筑巢一样，一点一滴的积攒，终于买了房，有了家，日子越来越有盼头，这是不懈奋斗得来的，更是遇上了好时代。他们常说：我们知足，我们更感恩！

行香子 雨后荷塘(定格)

鲍世勇

雨洗霞天，风拂香莲。
霏光波，斜影 珊。
嫣红银白，丛绿斑斓。
共空中明，清中爽，景中妍。

鱼浮水涨，鸟落枝弯。
柳絮奏，乐响鸣蝉。
放歌蛙鼓，摇曳蜻蜒。
妙自中然，闹中静，伏中安。

